

杜甫詩諷滕王

文史叢譚

滕王李元嬰是唐高祖李淵的幼子，其人「驕縱逸遊，動失法度」（《舊唐書·高祖二十二年傳》），實為一腐敗分子，一貫貪污淫穢，劣跡甚多（詳見《朝野僉載》卷二、卷三）；其人又好大喜功，屢興土木，他當洪州（今南昌）都督時曾在贛江邊上建過一座宏麗的高閣，非常有名，到貞觀十三年（六三九年）他受封滕王後，此閣即稱為滕王閣。王勃《滕王閣詩》云：「滕王高閣臨江渚，佩玉鳴鸞罷歌舞。畫棟朝飛南浦雲，珠簾暮卷西山雨。閒雲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。閣中帝子今何在？檻外長江空自流。」此詩列於他的名篇《滕王閣序》之末，此序此詩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。

《舊唐書》本傳稱，滕王李元嬰在洪州任內「數違憲章，創邑戶及親事帳內之半，於蔭州安置。後起授壽州刺史，轉隆州刺史。」李元嬰在這裏再度大興土木，建了一批亭台樓閣，還有一座很大的道觀——玉臺觀。這裏的亭子也被稱為滕王亭，規模略小，不如滕王閣那樣天下聞名。隆州後來因為要避玄宗皇帝李隆基的名諱改稱閬州（今四川閬中）。廣德二年（七六四年）杜甫在閬州時去參觀遊覽過，為此滕王亭和玉臺觀寫了好幾首詩。

滕王李元嬰既妄想修道成仙，又欲留名於塵世，這是矛盾而且無聊的，杜甫寫了兩組詩來諷刺他。一組是《滕王亭子二首》，詩云：「君王臺榭枕巴山，萬丈丹梯尚可攀。春日鶯啼修竹裏，仙家大吠白雲間。清江錦石傷心麗，嫩蕊濃花滿日斑。人到於今歌出牧，來遊此地不知還。」

「寂寞春山路，君王不復行。古牆猶竹色，虛閣自松聲。鳥雀荒村暮，雲霞過客情。尚思歌吹入，千騎擁霓旌。」

既然是遊覽詩，自然要寫景。亭子建在山的高處，要通過很高的台階才能爬上去，周圍有茂林修竹，嫩蕊濃花，俯瞰山下，則是清江錦石，一派畫意，景色確實不錯。接下來杜甫又說，全心全意仰慕神仙的滕王李元嬰早已死掉，不可能繼續在這裏享福了，如今連遊人也很少，實際上已經荒蕪。七律詩中的「仙家大吠白雲間」一句流露了很微妙的諷刺。

五律詩這一首，前六句淒涼已甚，而結尾的「尚思歌吹入，千騎擁霓旌」忽然翻身振起，似乎是替滕王着想——他準備還像活着的時候那樣，帶着大批的衛隊、吹吹打打地來此遊山呢。這真是挪揄得妙。

這兩首詩大有神仙縹緲、人去亭空之意。明乎此，就可以讀懂七律的尾聯「人到了今歌出牧，來遊此地不知還」——李元嬰的全部好處僅僅在於他在這裏修了這麼一座亭子，讓後人有一個休閒憑吊的去處。

一口氣寫兩首詩，分別為七律和五律，構成一組，寫景可互為補充，內容各有側重，尤便於安排不同側面的諷刺。這樣一種內有張力的小組合乃是杜甫的一大創造。他參觀過李元嬰所修的道觀以後，作有《玉臺觀》詩二首，也採用這種七律加五律的組合方式：「中天積翠玉臺遙，上帝高居絳節朝。遂有馮夷來擊鼓，始知嬴女善吹簫。江光隱見鼉鼉窟，石勢參差鳥鵲橋。更有紅顏生羽翰，便應黃髮老漁樵。」

「浩劫因王造，平臺訪古遊。彩雲肅史駐，文字魯恭留。宮闕通群帝，乾坤到十洲。人傳有笙鶴，時過北山頭。」

這裏同樣蘊含着對於滕王其人微妙的諷刺。李元嬰對神仙大有興趣，杜詩則在鋪敘過仙境之後即以一二冷語予以點破，其一一中的「遂有」、「始知」這些提法即有弦外之音，最後兩句卻說他欲升仙而恐未得。金聖嘆評曰：「『生羽翰』，妙語。『生羽翰』乃成仙上天語，今接在『更有紅顏』四字下，則前日已不得成仙上天矣。」（《杜詩解》卷二）此語冷峻。其二第七句的「人傳」二字，也非常之妙，傳說中周靈王的太子喬（王子喬）騎鶴在緱山頭與人們告別，成仙而去——杜甫說，玉臺觀這裏應當也有諸如此類的奇跡吧。

諷刺詩有寫得很火爆的，弄得很容易近於痛罵而少餘味；含蓄微妙的諷刺則往往更加耐讀——杜甫詩的妙處在此；先前王勃《滕王閣詩》對李元嬰的微諷早已深得人心，也是這個道理。

夜來香

滿 娜

自由談

從小就喜愛夜來香，孩童時，一到春天大院裏就會長出一大片蓊蓊鬱鬱的夜來香。火熱的夏季正是花開時節，白日裏夜來香收起了嬌嫩的花瓣，躲避着烈日的灼烤。到了傍晚，微風吹來，千朵萬朵夜來香點綴在萬綠叢中，枝枝花梗輕輕搖曳，伸着細長的花柄，會展開粉紅色的花瓣，幾根細細的花蕊很神氣地抖動着，彷彿一隻隻小喇叭，用它那獨特的香味，驅趕着夜幕下的蚊子，向工作了一天的人們送去一縷沁沁入心脾的清香。入秋時節，夜來香的一些花還在盛開着，有些就已經結出了一粒粒黑黑、硬硬的種子，一簇簇地長在花托上，成熟時就自然落地，不用深埋，來年春日就會生根發芽、枝繁葉茂，朵朵花兒又會靜靜地開放在炎炎的夏夜。

那時活躍在院子裏的童伴們向不知夜來香的學名，見那花托上長着一顆顆圓圓黑黑的花籽，像極了《地雷戰》中令鬼子聞風膽喪的地雷，齊稱為「地雷花」，淘氣地將花籽埋入土裏，玩着地雷炸彈的遊戲。夜晚涼涼時，扯來一根根細長的狗尾草，摘下一朵朵地雷花，密密地穿成一串串美麗的花環，或紮在小辮上，或套在頸子上，或戴在手腕上，在自家的涼席上，扭扭起舞，演繹着兒時的精彩夢想。

漸漸長大的我，每次聽到鄧麗君唱的《夜來香》：「那南風吹來清涼，那夜鶯啼聲悽愴，月下的花兒都入夢，只有那夜來香，吐露着芬芳。我愛這夜色茫茫，也愛這夜鶯歌唱，更愛那花一般的夢，擁抱着夜來香，吻着夜來香……」聽着優美的歌聲，就會憶起童年的趣事，偶見路邊綻放的夜來香，總會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在嬌嫩的花瓣上愛憐地輕撫，再也不會像年幼無知的孩童，輕易地將花兒摘落。

後來有了自己的家，雖然在一樓，有些不盡人意，但窗戶下的花壇讓我有些許的寬慰。還在早春時候，就迫不及待地將收藏了一個冬的夜來香花籽，隨意地灑在花壇裏，帶着幾分希望一天天地期待着，終於發現幾片綠芽帶着對生命的渴望，倔強的從硬硬的花籽裏破殼而出。過了不久，一株株夜來香就枝繁葉茂地立在窗外。每天清晨，拉開窗簾，就看見翠綠色的葉片沐浴着晨露，濕漉漉、亮晶晶的，閃光在晨光中很是可愛。到了初夏，已然見到綠葉叢中綻出了點點泛紅的花蕾，宛如一粒粒紅寶石鑲嵌在綠色的綢緞上。一日，下班回家，驚喜地發現小花苞開了，一朵、兩朵——猶如一顆顆粉色的五角星散落在綠葉、枝頭。到了萬花期，粉紅色的花朵開遍了整個枝頭，在晚風中輕輕的搖擺，吐露着陣陣芬芳。忙碌了一天，回家走進悶熱的房間，推開窗戶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粉色的景象，深深地吸口氣，淡淡雅雅的味道立刻驅散了心中的煩躁。

忽然有一日，驚訝的發現原本鬱鬱蔥蔥的一片夜來香，竟被連根剷除，難以言語的疼痛湧上心頭，不禁埋怨起鏟花人，竟狠心將這片欣欣向榮的夜來香毀壞。暗自嘆嘆，是怎樣的一個人，情願將這花壇空着，卻不願這些中期盼着來年春日，早先落在泥裏的花籽能夠重新發芽開花，為我送來一夏清涼的花香。

夜來香雖然沒有牡丹的富貴，玫瑰的華麗，紅梅的傲骨，蘭花的幽香，但在我心中，夜來香是那樣地平和，不嬌不傲，脫俗而清麗，最令人敬佩的是，它經過寒冬到暖春的寂寞時光，選擇在炎熱的夏日到晚秋，在悶熱、清冷的夜晚，給辛苦了一天的人們送來陣陣清香，令人神清氣爽，讓人感受着夜來香帶來的生命的光彩。在喧嘩的人世之中，又有幾人，能如夜來香般笑對世俗利誘，默默地堅持着自己的追求……

父母向死 只為兒生

白頭翁

閒話煙雨

最後的疼愛是手放開，縱使離別也含笑。初秋九月，山西武鄉縣洪水鎮陽坡莊村一戶破舊不堪的院落裏，患有嚴重肩佔位的李志明和腰椎疾病的妻子送別兩個孩子遠赴校園。一對外出求學農家兄妹跪別雙親，深染重病的父母說出了「我們寧願現在死，你們才會有未來」。這裏曾是八路軍總部所在地，日本鬼子屠刀下倔強求生的「老區人」，為了孩子甘願向貧困交出命。「向死而生」有時是無奈慨嘆，有時是奮力一搏，還有時是心甘情願，人是如此，禽獸亦然，「你若安好，死而無憾」。

最後的疼愛是手放開，縱使離別也含笑。

初秋九月，山西武鄉縣洪水鎮陽坡莊村一戶破舊不堪的院落裏，患有嚴重肩佔位的李志明和腰椎疾病的妻子送別兩個孩子遠赴校園。一對外出求學農家兄妹跪別雙親，深染重病的父母說出了「我們寧願現在死，你們才會有未來」。這裏曾是八路軍總部所在地，日本鬼子屠刀下倔強求生的「老區人」，為了孩子甘願向貧困交出命。「向死而生」有時是無奈慨嘆，有時是奮力一搏，還有時是心甘情願，人是如此，禽獸亦然，「你若安好，死而無憾」。

火燒不直的穿山甲

去年，英國《獨立報》報道：「中國穿山甲面臨被吃絕困境。」看後心在顫，不由想起一則朋友親歷的往事。

穿山甲被捕獲後，出於恐懼和自衛的本能，總是把軀體緊緊蜷成一圈。買主選定後，賣方便用力把穿山甲拉直，開膛破肚，取出內臟丟棄，再將身軀清理乾淨，用鐵夾夾到火盆裏烤灼，直到其身體上的鱗甲全部脫落。

據說那天貨源頗豐，圍欄裏放滿了許多蜷成圈的大小不一的穿山甲。有人便揀大的挑了幾隻，並聲稱要親眼看著宰殺才放心。一個小伙子提起最肥的一隻，動作嫺熟地準備把他拉直，費了半天力，卻怎麼也無法把那蜷縮的軀體拉開。

小伙子十分難堪，便一下又一下地把那穿山甲往地面上摔去，邊摔邊解釋，說穿山甲遇痛就會將軀體伸展開。可是，連摔了十幾下，眼見牠原本驚恐的小眼睛早已閉合，尖尖的嘴角掛出一縷鮮紅的血絲，身體卻始終未見張開，反而越蜷越緊。

小伙子臉上肌肉抽搐起來，咬着牙，瞪着眼，直接拿鐵鉗夾到火盆上灼燒。待到鱗甲脫盡，焦味瀰漫，那穿山甲仍然保持原狀。這下小伙子也驢驃技窮了，無奈地搖搖頭，說這隻穿山甲一



▲舐犢情深的河馬

（作者供圖）

重讀袁鷹雜文論著

姚振發

如是見

袁鷹是一位大散文家，也是《人民日報》副刊的長期掌門人。他在回首在職時的編輯工作，隨手記下一些耳聞目睹的真相，一些值得咀嚼回味的事實，一些骨鯁

在喉不吐不快的是非，於二〇〇六年結集出版《風雲側記：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》。

由於對雜文的情有獨鍾，袁鷹在書中有許多精彩回憶和論述。其中，以《五十年代雜文悲歡錄》為題，發表在《新民晚報》（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一日）。爾後，又在《人民日報》副刊六十周年專版上發表《雜文滄桑》一文（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）。這兩篇文章其實是「姐妹篇」，前文從一九五六年春天雜文的興起，說到一九五七年夏的龍捲風雜文遭到「丁西之難」；後一篇說到雜文歷經磨難、銷聲匿跡後，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又「死灰復燃」，有了短暫的復甦，後來又經歷了大「革」文化的「命」，直到改革開放的整個長過程。他選對《人民日報》的雜文專欄《長短錄》的遭遇，與姜德明合寫了《「長短錄」的始末與「功罪」》，這是對雜文生存的典型「解剖」。

今天重讀這些文章，作為一個雜文愛好者，還是感受到醇味濃濃，思緒深深，不但分享了雜文輝煌年代的悲歡，也從中汲取了雜文發展過程的豐富營養。這樣的精彩篇章，不但不會速朽，卻能歷久彌新，是雜文史上的寶貴財富。

袁鷹文章的核心，是把雜文概括為「副刊的靈魂」。雜文的悲歡與滄桑，起起落落，無不與副刊的這個「魂」相關聯，作為副刊的操刀人，他最有深切的體驗。如果把雜文比作一個人的話，他的靈魂是倔強的、堅韌的、既百折不撓，又光明磊落，因而在報紙的副刊上長期佔有「魂」的地位。儘管歷經磨難，還是傲然挺立於世，可說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。

其實，雜文與中國的文學共生共榮。雜文自古已有之，戰國時代以來諸子百家的著述中，都有出色的雜文。不過，那時不叫雜文，「議論文而兼敘述者，謂之雜說。」《戰國策》中的《鄒忌諷齊王納諫》、荀子的《勸學篇》、韓非的《說難》等，都可說中國最早的雜文。秦漢以來，李斯的《諫逐客書》、賈誼的《陳政事疏》、晁錯的《論貴粟疏》等，堪稱那個時期的雜文佳作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》中，專門的一章談雜文，納入他的文學評論體系。不過，他認為雜文是文章的末流，或是文人學士的安適之作，所謂「文章之枝派，暇豫之末造也。」

定有了什麼毛病，不可食用，隨即順手將其甩落在身后的沙土地上。

接下來另選的兩隻，宰殺工作都十分順利，不到五分鐘便完成了。這時候原先那隻被丟棄在地上的穿山甲，竟慢慢地伸直了軀體，把眼睛眯開一條線，接着一陣抽搐，僵硬挺直，徹底沒了氣息。

隨着牠軀體的伸展，人們震驚地看到，在牠攤平的肚皮上，蠕動着一隻粉嫩透明的小穿山甲，只有老鼠大小，身上的臍帶仍與母體相連，小嘴慢慢張合，彷彿在無聲地呼喚着母親。所有人目瞪口呆，還有人垂淚不語。

藏羚羊向獵人下跪

當年經常跑藏北的人都見過一位長髮披肩，留着濃密大鬍鬚的老獵人，他似乎無名無姓，無家無親，以狩獵為生。老獵人槍法神準，幾乎彈無虛發。有一次，他發現不遠處一隻肥大的母藏羚羊，那時候藏羚羊還沒有被禁獵，便毫不猶豫地支起了槍瞄準。這時候，那隻母藏羚羊也發現了支槍的老獵人，牠可能多次從獵人的槍口下逃脫，也多次看到過兄弟姐妹在槍口下斃命。牠從生生死死中知道，牠跑得再快，也跑不過那黑洞洞的槍口中飛出的死神。突然牠一雙前腿撲通一下，向着獵人，向着槍口跪倒，兩行長淚湧出雙眼。槍聲響了，母藏羚羊栽倒了，牠至死都長跪不動，至死都淚流不止，至死都渾身戰慄。

當老獵手用藏刀剖開母藏羚羊腹腔時才發現，原來在母藏羚羊的腹中懷着一隻小藏羚羊，且已成型，如果沒遇到老獵人，沒遇見那個能奔出魔鬼的槍口，一周後小藏羚羊就會活蹦亂跳地來到這個世界上。老獵人明白了，母藏羚羊向他下跪，向他流淚，並不是為了自己的生命，是一個母親在為自己的孩子，向仇敵下跪。母藏羚羊死而有憾，但至死未棄……

母鷹殘酷調教雛鷹

據說那位老獵人深深埋藏了藏羚羊母子，在岩石上摔碎了獵槍，從此無人再見到過他。

母鷹殘酷調教雛鷹

據說那位老獵人深深埋藏了藏羚羊母子，在岩石上摔碎了獵槍，從此無人再見到過他。



▲外出求學的農家兄妹跪別雙親

（作者供圖）

鷹一般生產三四胞胎。母鷹產卵後，精心把它們孵化成小鷹。但過不了多久，母鷹便有意地減少對小鷹的餵食，用飢餓來驅使窩中的小鷹互相爭食。小鷹為飢餓所困，為生存而搏，牠們把最體弱最沒有戰鬥力的雛鷹撕得血肉淋漓，囫圇吞入腹中。母鷹就蹲在巢邊，瞧着這場「窩裏鬥」，兄弟相殘。這是母親給兒女們上的第一課：優勝劣汰，弱肉強食，生存意味着殘酷。

小鷹出生一周後，母鷹為了防止牠學會爬行，開始近乎殘酷的調教：只要小鷹一爬，母鷹立即啄牠的頭。有時候啄得頭破血流，母鷹絲毫不心軟。有時候小鷹不敢飛翔，只願在巢中爬來爬去，母鷹會毫不猶豫地將牠啄死。這是第二課：要麼死，要麼飛！

等小鷹在巢邊能扇動翅膀飛翔時，母鷹會把牠們翅膀中的一部分骨骼折斷，然後把牠們從高岩山巔處推下去。小鷹雖然因為折斷了翅膀中的骨骼而劇痛，但牠必須掙扎着飛，不認痛飛翔就只能被摔死，別無選擇。拚命掙扎使牠們的翅膀得到了極大的供血，在短時間內便可痊愈。而痊愈後的翅膀將堅硬如鐵，雄渾有力。

當母鷹最後一次帶着小鷹高飛時，往往要飛得很高很高，直向藍天。然後母鷹會對身邊的小鷹狂叫，母子們高歌闊別。母鷹停在半空中盤旋，看着自己的孩子們們帶着母愛各奔東西，直到看不見……

母河馬拚死護幼崽

在非洲，河馬和獅子有相同的排他性，一旦公河馬打敗原來河馬群的首領，牠就要殺死未成年的河馬幼崽。一為母河馬能盡快發情，盡快交配，好繁殖新王的後代；二為純淨河馬的群種，宣布新首領在河馬群的地位。

一位攝影師曾拍到一段母河馬拚命的過程。公河馬要殺死牠的孩子，公河馬的血盆大口能囫圇吞下一隻公獅子的頭。但母河馬毫不懼怕，牠勇敢地衝上去，一次次保護着河馬幼崽。牠的頭上、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傷痕，血流不止。牠被迫到河邊上，無奈牠只好帶着牠的孩子爬上了河岸。河馬領袖十分狡猾，牠也游到岸邊，瞪着圓眼看着岸上的河馬母女。牠深知，用不了多久，暴熱毒辣的太陽就會把岸上河馬的皮膚曬裂，會活活烤死牠。牠的選擇只有一個，放棄小河馬，回到公河馬的身邊。

母河馬保護着幼崽一次次下到河中，又一次次被迫到岸上。小河馬幾乎要脫水了，牠背上的皮膚就要被曬得爆裂了。為了解小河馬的生存，母河馬突然拚死一躍，和新領袖展開了一次生死之戰，新領袖河馬近五十公分長的獠牙把母河馬刺割得體無完膚，牠的頭上、頸上受了致命的傷，但牠仍不逃脫，仍不示弱，仍不求饒，牠在用一個母親的意志堅持着。當牠看見牠的幼崽趁混戰悄悄地溜進河中時，牠再也堅持不住了，轟然倒下，至死都沒鬆開咬住公河馬下頷上的一口肉。生命注定無力改變法則，生死無常，禍福難料，唯有大愛讓我們溫暖前行。

某些領導喜歡。的確，雜文曾經歷過一個夢魘時期，帶給報紙和作者的災難記憶猶新，餘驚未息。但在新時期開始，還是有過一個復興景象的興旺階段，主流媒體競相發表雜文，產生了像《鬣狗的風格》、《馬尾巴的功能》等寓意深刻、給人啓迪、形象鮮明、傳誦一時的佳作。那時，像上海的《文匯》、《解放》兩報，由總編輯主持召開雜文作家座談會，不定期刊出雜文專版，許多名家動手撰寫雜文，專欄刊出雜文家的代表作和作家自述，三天兩頭有加框楷體字的雜文放在顯眼地位。《人民日報》因為雜文發得多、品質高，精品迭出，結集出版的雜文集琳琅滿目，筆者手頭就有五六種之多。可謂盛極一時，如今卻是風光不再。

歷史真像開玩笑，雜文轉了一大圈後，怎麼又成了「問題產品」了呢？有的內地報紙副刊對雜文，像遇到細菌一樣，唯恐避之不及；有的乾脆告知不登雜文；有的零打碎敲，勉力應付；有的以時評替代雜文，難見精彩篇章。能每天或每周，正常刊載雜文的內地紙媒副刊，已是鳳毛麟角。

說雜文會出問題，又值得什麼大驚小怪呢？世界上沒有問題的事物，大概是不會有的。發表雜文，也是同理。有問題，可以評頭品足，多元思維，正是這樣的思想碰撞，才能不斷前進。雜文沒有爭論的文壇，才是一個興旺的文壇。雜文沒有讀者嗎？這是低估了讀者的欣賞水準。許多雜文報刊，大都是讀者自費訂閱的；報紙不登或少登雜文，網路上的各種形式雜文卻是大興其時，各種雜文競賽還是連續不斷，參賽者的廣泛，競賽時間之長、競賽門類之多，是無法抑制的，競能視而不見嗎？每年內地的各種雜文選本，還持續出版，這也是不可否認雜文有讀者的事實。筆者也納悶：現今的內地紙媒副刊，讀者不喜歡的，硬是要塞給讀者；讀者喜歡的，卻不給予版面，真是奇怪怪也！

主流媒體的權威性和引導作用，對雜文是不可否認的。從袁鷹的這兩篇文中可以看到，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，內地不僅報紙副刊，還有許多雜誌，競相發表雜文，數量與品質大大超過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由此推進了新時期雜文的復甦和繁榮。這不能不說，與他長期主持的副刊，把雜文看作副刊的「魂」有關，把雜文作為副刊的一面旗幟有關，與《人民日報》的帶頭有關。如今，誠如袁鷹在《雜文滄桑》一文的結尾所說：「報紙刊物上雜文興旺，議論風生，人心舒暢，熱氣騰騰，正是構建和諧社會、和諧文化的必要組成部分，也正是一個副刊老編輯的多年夙願。」可見，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非主流媒體，發不發表雜文，刊載雜文的多與少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雜文問題，而是一個社會和諧與興旺的一面鏡子，一張報紙的副刊，雜文這個「魂」是萬萬丟不得的。